

印尼的國家認同—— 異中求同的歷程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所長

摘要

印尼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但卻不是一個所謂的伊斯蘭國家，因為宗教自由受到憲法保障，這是當初獨立建國時的務實選擇。以印尼多元民族、語言、宗教和文化的背景，如果以原生論來建構國家認同，會是高難度且不合宜的走向。所幸當初建國五原則，採取寬容、融合的精神與規則，才能站穩獨立建國的第一步。印尼的分離主義雖然一直存在，但也不到危及國家發展的地步。然而如果被有心人士操弄，仍然會是動盪的因素。主要的癥結在於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問題，這種非根基於原生論的差異，並不是難以解開的死結。興利與分配的關連性是所有國家都共同面對的課題，當經濟情況良好時，社會資本相對提昇，人民的容忍度與包容性也會提高。因此，分離主義應不至於演變成印尼國家發展的障礙。

關鍵詞：潘查希拉、亞齊獨立運動、異中求同

「潘查希拉」是我們的身體與靈魂，在我們的血液與心跳中，是維護民族與國家完整性的黏著劑。我是佐科威、我是印尼（人）、我是「潘查希拉」（Saya Jokowi, saya Indonesia, saya Pancasila）。

佐科威（Joko “Jokowi” Widodo）（2017）

壹、前言

印度尼西亞，就是我們俗稱的印尼，人口有兩億六千萬，排名全世界第四，僅次於中國、印度、與美國（CIA, 2018）。印尼也被稱為「萬島之國」，總領土有超過一萬七千個島嶼，包括蘇門答臘（Sumatera）、加里曼丹（Kalimantan）、巴布亞（Provinsi Papua）、蘇拉威西（Sulawesi）及爪哇（Jawa）等五大島，這五大島嶼共占全國領土總面積的 90% 以上。

今年 8 月印尼總統佐科威在紀念獨立七十四周年的年度國情咨文中，宣布並呼籲民眾支持將首都從雅加達遷離至婆羅洲島的加里曼丹建立新都，因為雅加達人口過度擁擠，而且地層下陷，污染亦非常嚴重（聯合報，2019）。然而雅加達有「大榴槤」的綽號，形容這個城市高樓大廈與貧民窟並置，外表帶刺，充滿強烈氣味，不容易下嚥，但習慣後，變成人間美味（杜昭瑩，2014）。另外，女作家 Pisani（2015）稱印尼是個壞男友，難以割捨分離。提出民族主義是建構想像的共同體的學者 Anderson（1983），也是長期駐留印尼，在印尼研究寫出這本重要的著作，最後也安息在印尼。印尼似乎有股吸引人的魔力，雅俗共賞。

在台灣，印尼外勞超過 27 萬人，高居外籍勞工來源國第一名。在所有 25 萬 8 千外籍醫療看護工中，來自印尼的有 19 萬 8 千人之多，比率高達 77%（勞動部，2019）。許多台灣家庭最熟悉的外國人可能都是來自印尼的外籍看護，在有坐著輪椅老人聚集的公園中，我們看到那些推動台灣的手，也大都是來自印尼的看護。2007 年公共電視台推出一部電影「娘惹滋味」，深刻描寫印尼籍看護與所照顧的台灣失能老人之間的故事。如果再加上來自印尼 3 萬多名的外籍配偶（移民署，2019），台灣有總數超過 30 萬的印尼人。

若檢視印尼在國際上的各種排名（表 1），我們可以看到在經濟上的表現平平，雖然競爭力排名在 32 名，但個人平均所得卻排名 121 名，顯示所得分配的不均現象明顯。清廉印象指數排名顯示貪污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新聞自由的程度也表現不佳，都市的生活品質亦排名在後段班。值得稱許的是在安全程度上，排名第九，算是非常安全的國家。在印尼的國內議題上，根據一項調查（圖 1），印尼人認為當前最重要的議題和問題，貪污是第一名，其他議題依序是經濟成長、交通及公共建設、物價穩定、貧窮、社會福利、教育、失業、犯罪與安全、健康醫療。

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印尼的國家認同議題，透過原生論與建構論的觀點，檢視印尼國家認同的基本要素為何，探討伊斯蘭教在建構國家認同的影響，為何印尼建國時採用世俗主義，而不是將伊斯蘭教定於一尊，甚至是成爲一個伊斯蘭國，本文也將探討分離主義和運動一直存在的原因。

首先我們認知國家認同的所有概念都有界線，界定團體內外的成員，差別在這些界線是包容還是排他（Hjerm, 1998），以民族文化爲基礎是較具排他性國家認同，這種原生論以共同的祖先、出生地的限制、種族、宗教，或是語言等民族文化爲認同的基礎，這些標準客觀存在，個人沒有選擇的自由，這屬於是非題，而不是個人意願的選擇題。Smith（1991）認定國家認同背後的民族主義是具有民族象徵性（ethnosymbolism），這些民族象徵性包含民族名稱、共同祖先、共享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其中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力，而且對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是整個民族一脈相傳的薪火，因此民族是一群具有特定名稱，佔領固有領土，分享共同的神話和歷史記憶，形成一個大眾文化，共同經營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Smith, 1991）。所以，民族主義的形成不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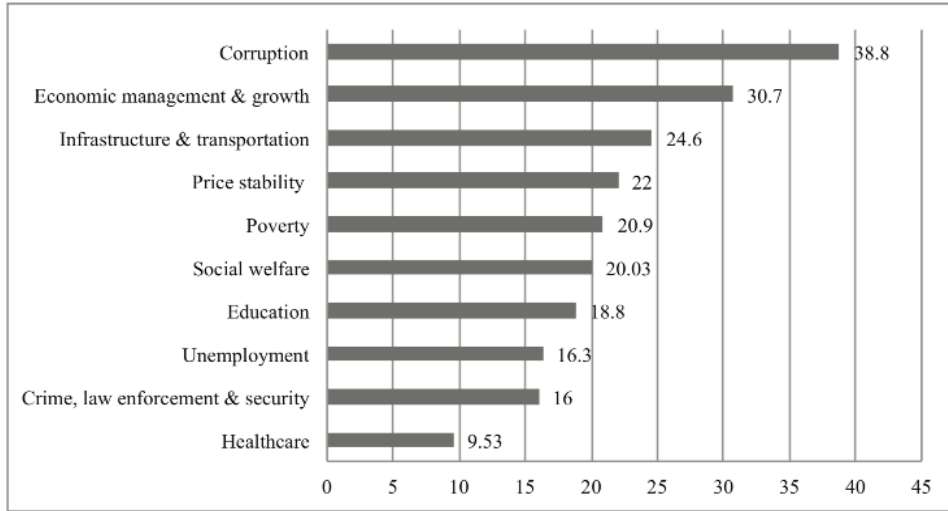
與原生論相對的是建構論，這種偏向公民認同的標準較具包容性，且屬主觀認定。Anderson（1983）認爲民族不完全是血緣關係的結合，而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國家認同則是透過在歷史、語言、意識形態、和權力的交叉作用的想像建構而成。不同的文化群體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可能因爲競爭而造成國家認同的爭議。

表 1：印尼的各類國際排名

	國 際 評 比	印尼排名
1	2019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	121
2	2019 IMD 世界競爭力排名	32
3	2019 清廉印象指數排名	89
4	2019 全球幸福報告排名	92
5	2019 全球創新指數排名	85
6	2019 世界大學排名（印度尼西亞大學）	292
7	2019 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TCI）	67
8	2019 年生活成本指數	36
9	2018 全球最安全國家	9
10	2019 世界經濟自由度	56
11	2019 全球國家和平指數	41
12	2019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124
13	2019 全球城市生活質量排名	142
14	2019 全球最佳國家排名	43
15	2019 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25
16	2019 年旅遊業競爭力報告	40

資料來源：

1. 2019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http://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countries-by-projected-gdp-capita.php>）
2. 2019 IMD 世界競爭力排名（<https://www.imd.org/contentassets/6b85960fd1b42a0a07ba59c49e828fb/one-year-change-vertical.pdf>）
3. 2018 清廉印象指數排名（<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most-corrupt-countries/>）
4. 2019 全球幸福報告排名（<https://countryeconomy.com/demography/world-happiness-index/>）
5. 2019 全球創新指數排名（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en/2019/）
6. 2019 世界大學排名（<http://web.xuexicha.com/zh/pm/2019qsid.html>）
7. 2019 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https://gtcistudy.com/wp-content/uploads/2019/01/GTCI-2019-Report.pdf>）
8. 2019 年生活成本指數（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region_rankings.jsp?title=2019-mid®ion=142）
9. 2018 全球最安全國家（https://www.insightcrim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Gallup_Global_Law_And_Order_Report_2018.pdf）
10. 2019 世界經濟自由度（<https://www.heritage.org/index/country/indonesia>）
11. 2019 全球國家和平指數（<http://visionofhumanity.org/indexes/global-peace-index/>）
12. 2019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https://rsf.org/en/ranking_table?sort=asc&order=Countries%20%26%20regions）
13. 2019 全球城市生活質量排名（<https://mobilityexchange.mercer.com/Insights/quality-of-living-rankings>）
14. 2019 全球最佳國家排名（<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overall-rankings>）
15. 2019 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83994）
16. 2019 年旅遊業競爭力報告（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TCR_2019.pdf）



資料來源：Fossati 等人 (2017)。

圖 1：印尼人認為國家最重要的議題和問題

另外，國家認同是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和國家意義型態的產物，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另一是國家意識形態 (我們是誰，我們的世界觀) 的確立。國家認同除了根基於過往的共同性、血緣和地域的歸屬感之外，也可加入其他認同者對於未來命運一體的共同感，這些國家意識型態的認同是超越原生的標準而成。

貳、印尼的多元要素

以上述關於國家認同的理論來看，印尼的多元組成要素很難以原生論來建構國家認同的基礎。印尼超過 360 個民族，方言多達 7 百多種。爪哇族 (Javanese) 為最大族群，占有 40% 的人口，巽他族 (Sundanese) 約 15.5% 是第二大族、其他較多數民族為馬來族 (Malay) 占 3.7%、巴塔克族 (Batak) 占 3.6%、馬都拉族 (Madurese) 占 3%。華人則只占約 1.2% (CIA,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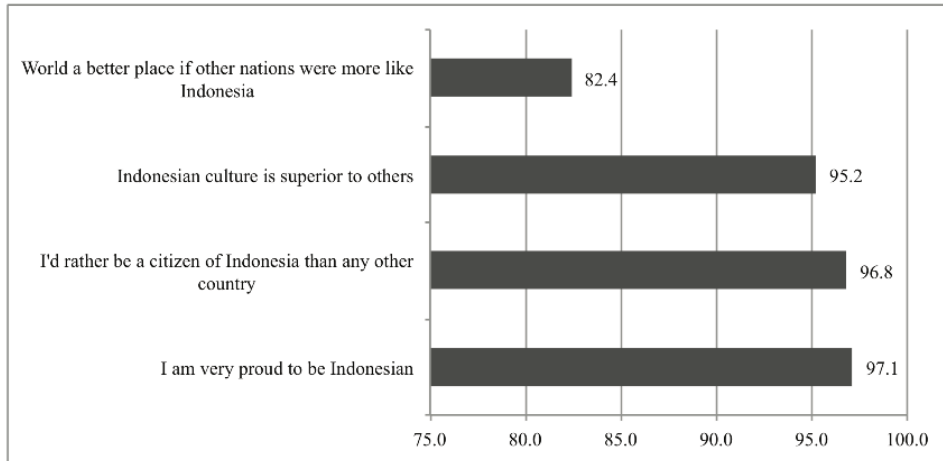
在宗教上，最大的宗教是伊斯蘭教，占有 87.2% 的人口，印尼同時是全世界伊斯蘭教徒最多的國家。基督教徒有 7% 是第二大宗教，天主教徒有 2.9%，印度教占有 1.7% (CIA, 2019)。

地理上超過一萬七千個島嶼，領土延伸極長但又不相連，印尼國土跨距相當於從倫敦到伊朗首都德黑蘭，但是海洋自然切割並阻隔交通。支離破碎的領土難以聚合，很難形成貫通國內的交通樞紐，只能以船隻和飛機來溝通。

Pisani (2015) 認為印尼的歷史、文化、地理的異質性根深蒂固，例如西北方，蘇門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省 (Aceh)，住著篤信伊斯蘭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馬來族，自詡其居住地為「麥加的前廊」(Mecca's front verandah) (張葆源, n.d.)。然而座落於印尼國境最東南方，與亞齊省相距約五千兩百多公里，位在新幾內亞島西半部的巴布亞省，當地居民皮膚棕色，習俗裡沒有服裝衣飾。巴布亞省和亞齊省的種族、飲食、信仰、音樂、舞蹈、方言都完全不同，兩地之間的其他省分，更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種族文化。在 Pisani 眼裡，這樣的多樣化差異性，就是印尼層出不窮的麻煩和特出魅力的來源。

當獨立領袖也是開國元勳蘇卡諾 (Sukarno) 於 1945 年宣布印尼脫離荷蘭殖民統治時，他所發表的獨立宣言與我們一般認知的獨立宣言大不同，只有短短 33 個字，「我們是印尼的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獨立，將盡速謹慎完成權力轉移及其他事宜。」建國後，印尼的國家民族座右銘或口號是 *Bhinneka Tunggal Ika* (Unity in diversity)，是「多元一體」或是「異中求同」的意思 (李美賢, 2019)，宣示印尼雖然由不同族群、宗教信仰、文化語言的成員所組成，但印尼人民將在異中求同，追求成為多元一體的國家。

根據一項 2017 年的調查顯示 (圖 2)，有高達 97.1% 的印尼受訪者以身為印尼人為榮，96.8% 的人樂於當印尼人勝於其他國家的人民，95.2% 的人認為印尼比其他國家優良，也有 82.4% 的人認為如果其他的國家都能像印尼一樣，那世界將變得更為美好。由此調查看出印尼人的有極高的國家榮譽感，對自己國家的滿意度也是非常高。



資料來源：Fossati 等人（2017）。

圖 2：印尼的國家認同感調查

然而，印尼的族群、宗教衝突卻是時有所聞。2014 年 11 月 19 日，具有華裔、基督徒身分背景的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接任雅加達首府特區首長（governor），這原本是族群融合的一項成就，因為印尼有長期的排華歷史，伊斯蘭教徒的主導優勢也是根深蒂固。但 2016 年鍾萬學競選連任時，在一次的競選活動中提及「不要被那些利用《古蘭經》第五章第 51 條（不要與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結盟）的人所欺騙」¹，雖然他是引用古蘭經文發表論述，但被宣傳成像在批評伊斯蘭本身，反鍾萬學的當地伊斯蘭極端組織領導人利用這件事指控鍾萬學褻瀆古蘭經，集結 10 萬名穆斯林群起遊行示威。更嚴重的是，鍾萬學被以涉及褻瀆宗教起訴，這讓他輸掉連任的選舉，並於 2017 年以褻瀆宗教罪名判刑 2 年監禁。此判決引起不只印尼的基督教徒的抗議，也引來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團體的關切。2019 年鍾萬學獲釋出獄後，要求支持者此後不要再稱其華裔稱號「阿學」，而是以印尼語姓名縮寫 BTP 稱之（印尼名字 Basuki Tjahaja Purnama 的簡寫）（聯合早報，2019）。

¹ 此段經文如下：信道的人們啊！你們不要以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為盟友。他們各為其同教的盟友。你們中誰以他們為盟友，誰是他們的同教。真主必定不引導不義的民眾（維基百科，2019a）。

鍾萬學的案子顯露出印尼的宗教敏感神經，表面上和平相處的不同宗教，在權力競爭時可能變成尖銳的利器，相互攻擊鬥爭。如前所述，印尼是全球伊斯蘭教徒人口最多的國家，大多數都是屬於較溫和的遜尼派（Sunni），但伊斯蘭教的規範仍是處處可見。印尼宗教法規定，基督教不能在公開場合傳福音。而且伊斯蘭教是家庭宗教信仰，生在伊斯蘭教家庭，就是天生的伊斯蘭教徒。改信其他宗教，不但會面臨極大的家庭壓力，更嚴重的可能會被宗教法庭審判為叛教。

因此，印尼幾乎看起來是伊斯蘭國家，但是獨立建國後並沒有在憲法中明定伊斯蘭教為國教，以下我們便要探討這個問題。

參、伊斯蘭教與政教關係

在主要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中，堅持政教合一而以伊斯蘭教經典治國的理念和主張被稱為「伊斯蘭主義」（Islamism）。與之相對推崇西方政治模式，主張政教分離，淡化伊斯蘭宗教對政治影響的被視為「世俗主義」（secularism）。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落實到憲政體制設計時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寬容（permissive）的設計，容許憲政起草者規避直接的衝突，以民主的原則和機制調合宗教認同的深度差異，以不決斷、模糊的安排不讓憲法強硬地限制一般立法的彈性去處理將來可能的宗教衝突。另一種是限縮派（restrictive），則是很明確地將伊斯蘭教的獨尊地位寫入憲法，而且提高修憲門檻（Lerner, 2013）。

以印尼的鄰國馬來西亞為例，馬來西亞採取限縮派的立憲，將伊斯蘭國的論據根基於憲法明訂伊斯蘭為官方宗教，即憲法內所闡明的伊斯蘭為聯邦的宗教，雖然在字句上可爭辯憲法並非使用官方宗教的文字，而是使用伊斯蘭是聯邦的宗教，但是一般認為伊斯蘭教是為國教的地位是確認的。再者，馬來西亞也有雙法庭制度，即在民事法庭之外，同時有另一套伊斯蘭法制度與伊斯蘭法庭。另外，從國際組織的觀點來看，馬來西亞是伊斯蘭會議組織（OIC）的成員國，也被視為是馬來西亞身為伊斯蘭國的證明。2014年的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也發現，馬來西亞是全世界17個

法律明文規定，國家領導人必須是伊斯蘭教徒的國家之一（Theodorou, 2014）。

這種一個國家一個宗教的主張，當然形成對其他宗教的壓迫。就像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理論一般，認定印度教徒為這個世界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文明，並建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社會。他們有許多與眾不同的民族特質，包括追求崇高的理想，是一種使人達到永恆歡樂的理想，這種理想絕對超越世俗的權力、地位、財富和名譽等的追求。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國家是印度教的國家。按照這種邏輯，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屬於這個國家，因為他們在心理上不忠誠於印度。由此可見，這種印度教民族主義是一種極端狹隘、偏激、帶有濃厚教派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理論（紀舜傑，2015）。

印尼建國制憲時，並沒有採取類似限縮的伊斯蘭主義，反而是採取寬容的宗教共存設計。印尼憲法第 11 章第 2 款規定國家保證每一居民有信仰各自宗教的自由，以及根據宗教和信仰舉行其宗教儀式的自由。而且印尼憲法明確規定建國五原則，即所謂的「潘查希拉」（Pancasila）（圖 3）。建國五項原則的具體內容包括：

1. 信奉真神：主張宗教平等，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2. 人道主義：主張人人平等，不分民族、種族、膚色、信仰、性別及社會地位。國內及國際各民族之間應互愛，尊重，和平共處。
3. 國家統一：所有居住在印尼的各民族應團結起來，為建立統一的印尼民族國家而奮鬥。
4. 民主政治：主張實行以代議制及協商思想為主導的民主政治。
5. 社會正義：實現全印度尼西亞的社會主義，以社會正義為理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縮小貧富差距，創造經濟上的富足平等。

印尼此種寬容的政教分離憲政設計，與土耳其建國採取的世俗主義類似。「土耳其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於 1923 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國時，改造國家的結構，採取西方民族國家制度，將政治與宗教權力

分離，其建國方略被稱為「凱末爾主義」(Kemalism)。²



資料來源：吳象元 (2018)。

圖 3：印尼的國徽及其意涵

² 凱末爾主義包含六項基本原則 (Alaranta, 2013; Kili, 1980)：

- (1) 共和主義：以共和取代鄂圖曼帝國的君王專制，以主權在民的概念，推行現代代議民主制度，由選舉產生的國家領導人及組成政府。
- (2) 民族主義：各民族重視、深愛、尊敬自我的價值。不接納任何先于民族的事物，譴責基于種族、宗教、極權及法西斯主義的民族統一，反對帝國主義，致力推動國內及世界和平。
- (3) 平民主義：主張公民主權，即國家權力屬於全體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 (4) 國家主義：以國家為前提優先，致力於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國家必須為國民福祉挺身而出，對私人企業的扶植與規範都是必要的。
- (5) 世俗主義：主張政教分離，反對教權主義，堅決反對伊斯蘭神權勢力干預國家政權、法律、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原則。
- (6) 革命主義：反對滿足現狀、盲目保守和聽天由命的思想，必須堅持不懈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的原則。

印尼為何沒有採取政教合一的體制，我們可以從印尼的政治文化因素看起，以印尼以及東南亞的社會組成來看，各地區普遍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多宗教的特性，因此多元共處是歷史慣常。伊斯蘭教雖是印尼信仰人數最多的宗教，但既有的其他宗教也都有長久歷史，像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傳播到印尼後，融合了大量原始宗教和印度教思想，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與濃厚的印尼地方色彩（林長寬，2009）。而且伊斯蘭進入印尼是以較溫和的方式，不是以武力征服傳入。

再者伊斯蘭教中也依信仰虔誠程度而有所不同，有虔誠穆斯林「桑特里」（santri），亦有名義穆斯林「阿班甘」（abangan）。阿班甘穆斯林類似是民間伊斯蘭，將伊斯蘭教融入佛教、印度教、萬物有靈論、部落生命禮儀等的儀式中。他們並不專精伊斯蘭教義，因此與其他印尼的民間信仰者並無太大差別，印尼大部份的穆斯林都是屬於這種信仰型態，他們對抽象的教義和伊斯蘭法（shariah）並不重視（游謙，1999）。蘇哈托總統也自認是這種信徒。

另一類的「桑特里」則是虔誠認真地履行伊斯蘭教義的穆斯林，他們言行合一的信奉真神阿拉，例如對於伊斯蘭規定如果經濟與健康許可的話，每位穆斯林一生至少都要到麥加朝聖（Haj）一次，桑特里們為了完成這個教則，節衣縮食籌足朝聖的旅費，也因此這類穆斯林都有較多的財產累積。

蘇卡諾在獨立建國時認知，必須以最大公約數號召國民愛國心與向心力，一定必須海納百川，匯集最大的力量且不可分裂。東部主要為基督教信仰地區就曾表明，如果憲法明文規定是個伊斯蘭國，他們將拒絕加入印尼共和國。因此，立憲將伊斯蘭教定於一尊不利建構國家認同，甚至會導致建國失敗或分裂。而且當時的世界潮流，「世俗化的西方民主國家」代表的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與之相對的「伊斯蘭化的東方穆斯林國家」，則是象徵停滯、落後的經濟文化。因此選擇前者是當時的理性決定。

然而在實際運作上，世俗化的寬容體制卻不是一直被遵守。從 1945 年的寬容，到 1959 年時轉變成限縮，蘇卡諾實施所謂的指導民主（Guided Democracy），將寬容憲法改為限制性憲法，透過憲政以外的手段違反建國

五原則，以軍事強權鎮壓國內反對勢力，逐漸走向威權體制。威權政府掌握詮釋與執行建國五原則的唯一權力，也禁止公開討論伊斯蘭教在憲法的地位。蘇哈托接任後也是以威權統治，直到 1998 年民主化改革時才又回到寬容的憲政體制。印尼獨立建國時的建國五原則希望保持一定模糊性與彈性，經過威權政府 40 多年的扭曲執行，建國五原則已經很難恢復當時的寬容原始意義了。這也是印尼內部分離主義運動從未停止的原因。以下我們就進入國家認同最棘手的問題，檢視印尼內部的分離主義。

肆、分離運動

印尼的分離主義和運動，最為世人知曉的就是東帝汶的獨立建國。東帝汶於 1975 年 11 月 28 日從葡萄牙首次獨立，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但 9 天之後便被印尼入侵並佔領，成為印尼的東帝汶省。由此展開東帝汶人對印尼政府的抗爭，造成數萬人的傷亡。20 年後於 1999 年，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舉行了全民公投，78.5% 的東帝汶人同意從印尼獨立（維基百科，2018）。印尼政府派軍展開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導致嚴重的人員傷亡與設施破壞，稍後以澳洲為首的國際部隊介入，才結束了這場暴力的抗爭與鎮壓行動。並成立「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管理東帝汶兩年半後，於 2002 年 5 月 20 日零時正式恢復獨立，國名為東帝汶民主共和國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成為國際公認的一個獨立國家。

除了東帝汶，印尼內部有兩個省也有長期的獨立運動，意圖脫離印尼而獨立。這兩個省就是位於印尼東部，鄰近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的巴布亞省和西巴布亞省。此二省領土面積約 43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400 萬，占印尼人口比例甚低，分離運動的根本原因在於種族的不同，此區人民並非黃種人，而是屬於大洋洲的棕種人。信仰的差異也是主要因素，此區域的主要信仰是基督教，與印尼的主要信仰伊斯蘭教有別。

武裝的自由巴布亞運動 (Organisasi Papua Merdeka, OPM) 組織在 1963 年成立，以武力爭取脫離印尼而獨立，印尼政府使用分裂的策略，將此區域分為兩個省，即巴布亞省和西巴布亞省，分治且相互牽制。由於壓制效

果不佳，印尼政府於 2006 年改採懷柔策略，將這兩個省正式提升成爲自治省，賦予更多的自治權力，然而獨立運動並未因而止歇，至今仍存在。

另一個重要的分離運動在位於蘇門答臘島的西北端的亞齊，亞齊是印尼群島中最早接觸伊斯蘭教的區域，早在七世紀時便已信奉伊斯蘭教。面積約 5,500 平方公里，人口有四百萬。在印尼並被視爲「麥加的前廊」（張葆源，n.d.）。

印尼獨立建國後，亞齊人希望能享有完全自治並且可以在其境內施行伊斯蘭法律。然而在蘇卡諾的世俗化政策下，不但無法以伊斯蘭法律爲準則，也沒有賦予亞齊自治的地位，而是劃歸到北蘇門答臘省當中。這樣的安排激怒亞齊人，因而開始與印尼政府的抗爭運動。

對於自治地位喪失之不滿，使亞齊人民轉而支持當時印尼境內穆斯林要求成立「印尼伊斯蘭國」（Negara Islam Indonesia）的反對運動，並於 1953 年 9 月，正式宣佈加入「印尼伊斯蘭國」，攻擊印尼政府在當地的機構。1977 年，由商人哈山迪狄托（Hasan di Tiro）領導的分離主義團體「自由亞齊」（Gerakan Aceh Merdeka, GAM）宣布亞齊獨立。不過，該運動卻引來印尼政府的強硬鎮壓，幾位獨立運動領導人慘遭殺害，多人被迫流亡瑞典（張葆源，n.d.）。1989 年的「第二次自由亞齊運動」（GAM II）規模比前一次更爲龐大，而且與 GAM I 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這次的攻擊目標除了天然氣設施外，也擴及到印尼軍隊、非亞齊本地的移居者和政府機關，因此這次活動所造成的破壞和影響力與前次相比更爲巨大（Lin, 2016）。

與巴布亞省的獨立運動不同的是，亞齊是高度伊斯蘭教的地區，在宗教上與整體印尼是相符的，因此宗教並非主要因素。亞齊人不滿而尋求獨立的主要因素在於經濟上的不平等待遇，亞齊是印尼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區域，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廣大的原始森林，提供印尼主要的出口物資。肥料、水泥、鋸木、棕櫚油、咖啡、藤、橡膠、紙等產品也提供了 30 億美金的出口值，但雅加達政府對亞齊的回饋卻相對地少（Ross, 2005）。

印尼政府除了採行軍事手段鎮壓亞齊獨立運動之外，也試著以懷柔手段提出給予亞齊特別自治地位的法案，希望獲得當地人民的支持。2001 年 8 月 9 日頒佈的『亞齊特別行政區法』（*Law on Nanggroe Aceh Darussalam*），

以 1999 年的地方自治權為基礎，給予亞齊更大的自主權。讓亞齊可以取得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所有當地自然資源收入的八成。自治方面，讓當地可以有別於其他省區是地方民意機關選舉，由人民直接選舉當地的省長和縣長；法律方面，讓當地可以頒佈執行伊斯蘭律法。最後，給予了亞齊可以推舉一個「象徵性元首」及「地方領袖會議」的權利 (Lin, 2016)。這些懷柔政策並沒有達成雙方的和平協議，結果在 2003 年 5 月梅加娃蒂總統 (Megawati Sukarnoputri) 再度軍事化亞齊而宣告失敗。

2004 年 12 月 26 日的強震，引發了海嘯，亞齊地區災情慘重。根據統計，亞齊地區超過 40 萬人罹難，多達 50 萬人無家可歸 (維基百科, 2019b)。然而因為此災難，意外地促成亞齊與印尼政府的重新和談。最後達成在政治權利上，亞齊基本上獲得了外交、國防和貨幣以外所有公共事務的自主權。印尼政府也答應在與國會討論過後讓亞齊成立區域性政黨，另外適用於全國的法律也必須先經過省議會的通過方可在亞齊施行。在去軍事化方面，印尼政府也答應在減少在亞齊地區的常駐軍警，其中警察以維護在地法規和秩序為職責，軍隊的職責則是抵禦外患 (Lin, 2016; Billon & Waizenegger, 2007)。

綜觀上述兩個主要的獨立運動抗爭，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都是重要因素。對印尼政府而言，除了是維護整體的經濟利益之外，國土的完整性必須維持，因此以軍事威力鎮壓是必要手段，因為必須防止島嶼之間的獨立連鎖反應，以免獨立抗爭接續在各地產生。

伍、結論

印尼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但卻不是一個所謂的伊斯蘭國家，因為宗教自由受到憲法保障，這是當初獨立建國時的務實選擇。以印尼多元民族、語言、宗教和文化的背景，如果以原生論來建構國家認同，會是高難度且不合宜的走向。所幸當初建國五原則，採取寬容、融合的精神與規則，才能站穩獨立建國的第一步。

伊斯蘭教是印尼建國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荷蘭殖民時期，伊斯蘭教

提供印尼人認同的一個重要寄託。然而與其他被殖民國家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解放運動之前，印尼並沒有一個國家的主體經驗，因此在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時，西方的體制與典範是難以拋棄的殖民遺跡。在此脈絡下，印尼選擇西方式的世俗主義，朝著西方進步的道路前進。客觀上，不以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建國，對於當時分崩離析的印尼也是務實與必須的手段。況且印尼的穆斯林並非都是高度虔誠的桑特里，反而是形式上的阿班甘穆斯林占多數，因此伊斯蘭的整體影響力較為溫和。雖然後續仍影響一些宗教上的紛爭，但基本上還算是和平相處的國家。這或許是我們看到印尼的國家認同調查上，為什麼對國家的向心力與榮譽感數字很高的原因。

印尼的分離主義雖然一直存在，但也不到危及國家發展的地步。然而如果被有心人士操弄，仍然會是動盪的因素。主要的癥結在於經濟資源的分配不均問題，這種非根基於原生論的差異，並不是難以解開的死結。興利與分配的關連性是所有國家都共同面對的課題，當經濟情況良好時，社會資本相對提昇，人民的容忍度與包容性也會提高。因此，分離主義應不至於演變成印尼國家發展的障礙。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 2019。〈外籍配偶(含大陸港澳地區人民)〉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 (2019/9/12)
- 佐科威 (Joko “Jokowi” Widodo), 2017。〈Presiden: Saya Indonesia Saya Pancasila〉 (原始資料為影片, 由李問(2017)翻譯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HBQhGDfgF4&feature=youtu.be>) (2019/9/12)
- 杜昭瑩, 2014。《這國, 這島, 這城: 你意想不到的印度尼西亞》。新北: 印刻出版社。
- 李問, 2017。〈雅加達選後餘波: 印尼「潘查希拉」的多重轉世, 佐科威政府的政教難題〉《天下雜誌》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772&nid=8487>) (2019/9/12)
- 李美賢, 2019。《印尼史: 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台北: 三民書局。
- 林長寬, 2009。〈綜觀現代印尼伊斯蘭之復興改革思想〉收於李豐楙, 林長寬, 陳美華, 蔡宗德, 蔡源林《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認同: 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台北: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 吳象元, 2018。〈9張圖表看印尼: 人口排名世界第4的「千島之國」, 你認識多少?〉《關鍵評論》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indonesia/107199>) (2019/9/12)
- 紀舜傑, 2015。〈印度的國家認同: 民族、宗教、與國家之合一〉《國家認同之比較研究》頁107-108。台北: 翰蘆出版有限公司。
- 勞動部, 2019。〈勞動統計月報〉 (<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40.htm>) (2019/9/12)
- 維基百科, 2018。〈1999年東帝汶獨立公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99年东帝汶独立公投>) (2019/9/12)
- 維基百科, 2019a。〈鍾萬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鍾万学>) (2019/9/12)
- 維基百科, 2019b。〈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_印尼) (2019/9/12)
- 張葆源, n.d。〈方興未艾的亞齊分離主義運動〉 (<https://www.wufi.org.tw/方興未艾的亞齊分離主義運動/>) (08/25/19)
- 聯合報, 2019。〈雅加達快沉了...印尼擬遷都〉8月17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4/3993831>) (2019/9/12)
- 聯合早報, 2019。〈雅城特區前首長鍾萬學今天出獄 暫不回返政壇〉《聯合早報》

- 1 月 24 日 (<https://www.zaobao.com.sg/special/report/politic/indopol/story20190124-926553>) (2019/9/19)
- 游謙，1999。〈印尼宗教衝突溯源〉《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8 期，頁 109-35。
- Alaranta, Toni. 2013.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ontemporary Kemalism.” *Turkish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 No. 1, pp. 49-63.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BC，2017。〈印尼華裔省長鍾萬學褫瀆宗教獲刑兩年〉5 月 9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39857303>) (2019/9/12)
- Billon, Philippe Le, and Arno Waizenegger. 2007. “Peace in the Wake of Disaster? Secessionist Conflicts and the 2004 Indian Ocean Tsunami.”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2, No. 3, pp. 411-27 (<https://www.ingentaconnect.com/content/bpl/tran/2007/00000032/00000003/art00009>) (2019/9/12)
- Fossati, Diego, Siwage Negara, and Hui Yew-Foong. 2017. “The Indonesia National Survey Project: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Yusof Ishak Institut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Diego_Fossati/publication/319610359_The_Indonesia_National_Survey_Project_Economy_society_and_politics/links/59b4870f458515a5b490c2d2/The-Indonesia-National-Survey-Project-Economy-society-and-politics.pdf?origin=publication_detail) (2019/9/12)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jerm, Mikael. 1998. “National Identities, National Pride and Xenophobia: A Comparison of Four Western Countries.” *Acta Sociologica*, Vol. 41, No. 4, pp. 335-47.
- Kili, Suna. 1980. “Kemalis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3, pp. 381-404.
- Kymlicka, Will.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erner, Hanna. 2013. “Permissive Constitutions, Democracy,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India, Indonesia, Israel, and Turkey.” *World Politics*, Vol. 65, No. 4, pp. 609-55.
- Lin, Tidus，2016。〈亞齊獨立運動的抉擇（上）：尋求獨立的根源〉《ASEAN Plus 南洋誌》(<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6/05/10/aseansea20160511/>) (2019/9/12)
- McVey, Ruth. 2016. “Ben Anderson and the Imagining of Indonesia.” *Indonesia*, No. 101, pp. 15-20.
- Pisani, Elizabeth. (譚家瑜譯)，2015。《印尼 etc.：眾神遺落的珍珠》(*Indonesia Etc.*：

Exploring the Improbable Nation）。台北：聯經。

- Ross, Michael L. 2005. "Resources and rebellion in Aceh, Indonesia," in Paul Collier, 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Vol. 2, Europe, Central Asia, and Other Regions*, pp. 35-58. New York: World Bank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73981468308066282/pdf/344110v20PAPER101Official0use0only1.pdf>) (2019/10/16)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Theodorou, Angelina E. 2014. "In 30 Countries, Heads of State Must Belong to a Certain Religion."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7/22/in-30-countries-heads-of-state-must-belong-to-a-certain-religion/>) (2019/9/12)

National Identity of Indonesia: Unity in Diversity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Indonesia is the largest Islam country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Muslim population. Meanwhile she is diversified in various religions with freedom of religious choices. Indonesia is also diversified in ethnic components with many major groups living in the thousands of island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for Indonesian ethnic peace lied in the constitution design which adopted the more open and tolerating approach to embrace different beliefs. Therefore, Islam was never put as state religion. Aceh independence movement is the major secession in Indonesia with long term conflict. It is under appropriate management so did not become obstacle for Indonesian nat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inequity in regional economic distribution should be focused to prevent further radical secession movements.

Keywords: Pancasila, Aceh Independence Movement, unity in diversity

